

好天气谁给题名

仙枝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好天气谁给题名（胡兰成手迹）

好天气谁
给题名

川兄



仙枝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天气谁给题名 / 仙枝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3-2503-7

I. ①好… II. ①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6223号

好天气谁给题名

著 者: 仙 枝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王亚丹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52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503-7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好天氣誰給題名

仙 枝



《好天气谁给题名》台湾版（三三书坊，1985，第五版）

目录

序

无我为我 002
胡兰成



记多摩川 004
朱天文

流浪奇女子 008
朱天心

第一 帙



今夏荷花一枝开 014
采蘋采薇 016
桃李不言 018
天地情兮岁月人 020
春鸣禽，花应人 024
吹花雨 028
桃花二分 030
八方在户庭 032
莲子清如水 037

第二 帙



市井人家 044
小小子 050
天马行地 053
头上元宵老 058
赋闲记 073
憨小子 081
哑巴哥哥 082
绯衣小儿 084
水管风波 087

第三帙



打饼歌	096
冤家曲	099
一个午后的讶异	102
长干一曲	107
长干二曲	111
怨者愿也	115
美目倩兮	119
圆山行	123
轿子新娘	126
闲事	134
游子不顾返	138
人生如梦	143
陨石补地	149

品茗



闲话《牡丹亭》	156
平剧二三话	159
风生	164
来说《四郎探母》	169
葱花结石榴	175

余香



秋意烂漫兮	180
眉睫一眨	182
宰我昼寝	184
七爷八爷	187
呆头鹅	193
玩鱼的年纪	197
万花筒	200
于归	209
红豆烫嘴一二口	212
圳上女	215
梦中娘	216
梦里梦外	218
千金子	224
谈笑	225
玩	229

—
序
—



评《赋闲记》

今晨接到《三三集刊》第七辑，即刻来看《赋闲记》，写得好极了。

刘邦“豁达有大度”，仙枝的豁达与之同，又委屈而不怨怒，则是那大度了。

《史记》写刘邦的下一句是“仁而爱人”，仙枝在委屈中也感激相忘于大自然的美，且惊疼在巴士上被挤撞的孕妇，这就是仙枝的“仁”。仙枝喜爱那小侄子的看星看月亮说话，这就是刘邦式的爱人与爱物。

《赋闲记》写得非常真切而又是天地浑茫的大气。当时天心电话里于仙枝的被免职只说“好傻”，真是了不起，像《红楼梦》的“荒唐”。仙枝在文化学院当个助教这件事就是好傻，可比我昔年曾在邮局做小职员。爱珍也说慧娥不是做那样小职员的材料，叫仙枝要做只大凤凰。张其昀办文化学院十余年，都不及仙枝写一篇《赋闲记》的一半价值，我若能写得这一篇《赋闲记》，我就要大大地称赞自己了。

评《长干一曲》《长干二曲》《怨者愿也》

一枝草一点露（注：专栏篇名，《长干一曲》《长干二曲》等文皆为每期《三三集刊》的小品）的文章是古人说的黄钟大吕之音，中正和平，不高而自高，不大而自大。那造句新鲜，叙事的方法好聪明，是像小孩的游戏的表现方法，自然天巧，非借学力之所能成，所以唯有仙枝可与天文、天心相异而并美，亦彼此最能相知。仙枝今对自己的文章所到达的境界，不甚知道，此不知道亦是很好，如同仙枝不知自己的相貌之美。

评《天地情兮岁月人》《陨石补地》

《天地情兮岁月人》里写时间空间，写河水与阳光与仙枝自己的人，都在一淘如梦如真，这就是因为仙枝能没有个人自己，反而山河大地皆只是仙枝身了。《陨石补地》里写那位都小姐与小偷，皆于仙枝不调和，而皆在仙枝的世界里。我小时曾见众人打小偷，我惊痛得如同一记一记都打在我身上。而如都小姐与小偷却都这样的自己不知要好，与我相隔，使我不免要怨，像“小弁之怨亲亲也”的怨似的。所以我很懂得仙枝的一个“仁”字。

仙枝与天文、天心的文章里，都是能以无我为我，这点比方娥真更好，而且也更好过张爱玲了。张爱玲也是失在太有她自己。

看完“能乐”出来，我们在人潮里走着谈，声音要掩过夜空霓虹灯下大都市的沸沸腾腾，才一会儿工夫已经哑了，讲得我鼻尖都在冒汗呢。去咖啡店吃冰淇淋，明儿问我们的感想，你这时候说了许多，明儿非常称赞，我发现自己在路上讲的话又幼稚又错误，身子整个都寒了，想着明儿是不会喜欢我的了。

坐电车回立川，也是谈“能乐”，你讲，明儿翻译，仙枫大大地点着头惊讶赞许。第一次觉得你是那么的高，我是这么的低，你遥遥地走在前面不要理我了。

明儿说我讲话清楚，但你是最知道我的口拙的，心里的话到了口上完全变得不对，就索性不发一言，宁可让人家误解的吧。你应该还记得那次我们去市政府办书坊登记，以为我对你的情绪不表示意见是故作冷漠，街上就只管“噔噔”地跑在前头，我叫了几次“等等人家好不好”，你稍稍停一停又自顾走自己的了，当时你不会晓得我是怎样的气急和伤心的。而此刻夜语似急行车，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和明儿分别了，你似比初来的时候更肯定了什么，笑语晏晏，长长的眼睛一闪一转都是光辉。可是我却有千头万绪，剪不断

理还乱，亦说不得，试着要说它，也只像风吹云水流影，说来说去总道不着。

倚着车上的铜柱，冰冰凉凉贴在颊上，车顶广告海报的各种颜色，此时与我格外切身似的，红的是红，绿的是绿，人也是我的人。隔着两位乘客，忽然明儿问道：“疲倦了吗？”我说不，心可真是伤了，一哭就是不可收拾。但是在电车里哭像什么话，这样的多愁善感也不是我平常做人，未免太滑稽了。是你走来看看我，叫我过去明儿身边，明儿要讲张爱玲是不流泪的，我哭红了眼睛怎么好去呢，心上却已宽了大半。你道：“不听是你的事，我可要去听啰。”脸上那种坏坏的笑，又是我十分熟悉的了，我怕要不认识你的，这一晌你又回来了。眼里的泪水虽然不断，心中已灿烂地笑了起来。天心一旁陪我立着，抱歉地笑，问什么原因哭的，遂又兀自懊恼道：“我这次来算要弃防了，怎么不能像你感动得这么深刻。”这听着觉得凄凉，她真是强大的，永远不会动摇，又像小孩子的混沌，成天顾着逛西友和长崎屋，扎着小辫子和一清摔跤，一顿饭吃掉了四个夏柑、十七个草莓。你送我的一个小扑满上写着“人生识字忧患始”，不识字的境界也着实令人羡慕的啊。

早上七点十五分起床，一望你已不在，睡袍散在被褥上，顿时一分郁结不能解开，难道你是那鹤妻脱了羽衣飞回天上，再也不会回来了吗？床沿坐了一会儿，只对你生气，为什么不喊我起床一块儿跟明儿散步去呢，你知道的，一刻更比千金。也许很多事情过去

了就再也追不回来，可是我不服气，要一把挽住，挽住时空的巨轮，永远停留在我要的时空里。

往羽村的路我们昨天走过，记不记得也不晓得，人是满满的一股怒气只管径直前进。过了平交道，过了下坡，过了菖蒲、芍药、牡丹花，天桥边的梅树，你昨天攀上去采了两颗大梅的，沿渠一行连绵蔽日的榉树林，白色的小花落得一地，窸窸窣窣踏了过去。再去是樱花道，却不愿走它了，岔路弯出，眼前的多摩川呵，你使我流泪。

见到河水，似见到了亲人，仿佛连一步也走不动了。堤岸春草湿润，是知道我的心思吗，那样柔韧体贴的，托住一寸寸脚步。我哭，哭这晨曦薄雾的村郭人家、青青草长，哭这清浅的水波流向远方远天，哭这迷迷邈邈的晴空你要把我的人身如何啊！

天上有星，地上有花，人间有泪。我把自己还给了一个五月的清晨，多摩川流到千年万年，水影里永远留住了这一天的阳光。

多摩川边你有你的誓盟，我亦对这山高水长不再有言。别有红尘外，仙枝日月长。天上地下不应有事。

天心说她十几年来好像才第一次认识我，感觉上很不喜欢，虽然我不同意，也为她的话心痛得厉害。此番有几回我也几乎对你认生了呢。然而好天气应当是没有任何疑虑的，也不会有任何回答的。

你的书，《好天气谁给题名》，像这时的多摩川，映在微阳

里，水光粼粼，春天的烟气漫漫，连晴空也是带水的。对着这样的白日空旷，只令人要兴起做一桩不得了的大事情，叫那渚边戏水的人儿一个天大的惊奇。

你的人生，与我的相似又不相似。新年夜里我们谈到早晨，你说我是一朵宫廷里的白牡丹，你是城墙外的一棵小松树，小松树现在还没有成形，等到日后长成了，要阔阔邈邈地伸进墙里来，一生一世庇荫牡丹花。我听了非常惊动，以为不及你远甚。

“萝卜菜籽结牡丹”，真是什么样的情状或什么样的结论都朝着未知，你的人生正好比生在墙里墙外的边际上，又好像一棵田畔花，太阳底下无名目，如此的怀疑惊险，而又绝对贞信。这样大到不可以名状，若真要给它来题名，则唯有是革命吧。

英雄豪杰给一个时代题名，刘邦的汉，李世民的唐。好天气谁给题名呢？好天气是我，好天气亦是你。

我认得的一个日本朋友，他是现在日本年轻一辈里最杰出的版画家。他少年时极崇拜贝多芬，为了事事与之一样，不惜戳聋一只耳朵，到现在我们与他聊天时总得凑着他的左耳大喊，为此，我每每不忍因他一身的现代习气和日本人的短处而打落他。

其实近时我也有此念，如同春秋晋国第一聪明之士师旷。师旷自幼好音乐，唯苦其不专，道是自己多心，而这多心是由于多视，便以艾叶熏瞎自己的眼睛，以后专志音乐，能够察气候的盈虚、阴阳消长和人事吉凶。我虽无心要与师旷一样以一己之身投到一个极致，但终怨自己的事事易沾身上心。如今秋不知怎的特长，往年是一到秋天我便人也浪荡心也浪荡，今我是心中有事不欲出，任它日日在外招惹得我屡屡“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期间是读了仙枝的书，《好天气谁给题名》。

要来谈谈仙枝的文章，不如先来谈谈她的人。一想到这仙枝，我便无来由地要笑。记得高中时候，台北有部电影叫《流浪奇男子》，是那种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匆匆下片，没来得及看。后来认得仙枝，就老想到这个词儿，是“流浪奇女子”。这仙枝与我相

识时，正是她文化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夏天，而我正联考紧锣密鼓时。这仙枝与我们才初识几日，却也不知怎的登堂入室与我们天天抵足而眠，如同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我是愈近联考愈慌得晃荡，时时口上抱怨，这可不得了，顿时引发了她夜夜予我的临危授命，教我明日怎么重新排定个时间表，又“三民主义”的申论题怎么准备，那英数又如何地取舍……信不信，夜夜皆如此，有时弄得我困得烦起来想喝她一声：喂喂喂，我虽不做台大梦，可也不致到文化大学去呀！这仙枝就有这样的易被人斥咄，如同刘邦做亭长时。

果然，她毕业后做了一年的助教，一日伏在办公桌上小做黄粱梦，被人唤醒收拾收拾，就毫无理由地给逐出学校了。她一路回家见雨簌簌地落着，天却还清爽碧澄，闻得出雨中的金风带着些轻快，也哭，泪如雨明明无阴霾，安慰起自己，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者只有被杀，没有自杀的”。因此自己这一番是只有被解雇，而没有自行请辞的道理的。当晚与两个小侄儿三人在楼顶天台上聊聊玩玩，也谈那月亮的事，一来一往地答问。“像在银河里玩耍，天悠悠，光荡荡，人也清寂无恙。”这是仙枝的句子，你看！

但这几年来，仙枝于我实也是一大修行功课，我是不知怎的与她扭上了哪一条，处处不能相得，现在想来是连“时人对此一枝花，如梦想似！”都不能够解释此。我们随同爷爷一道做学问嬉耍，陌上看花时说花说人，爷爷自比是老梅，姊姊是那美绝艳极到不问下文的樱花，我则是开成花海时的梨花，又或南方艳火的凤凰

花亦可。独不说仙枝，仙枝自是巴巴地问那我是什么。爷爷想想，答道：“你是荷花。”

仙枝当场哭丧着一张脸怨声道：“噢，你们都是乔木类，我就是低低矮矮的。”殊不知这荷花在仙枝笔下真的是开了千万年，至此终可无憾无悔了，叫我年年六月里总一定要跑到植物园或坐趟北淡线去看场荷花。那六月的天空也旷远，是楚山秦山皆白云，我想着仙枝说荷花便莫名地思念起什么啊……

“我小时怕登高远眺，因为看到远处的天边就要起忧思，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走到那儿去，好像我才是从那儿出来的，又像一棵田畔花，太阳底下无名目。

“今年在植物园看荷花，猛地又起了哀意，如真回到我那天边的家，而我是无父无母的，荷花才是我的姊妹；第一次知道荷花时，便已认它做手足，去年今年再去看，便愈觉是自己人了。”

这是仙枝的句子，简简单单一个形容词或难字都没有，我却每看到它就想把它恭正地镂刻在玉上，供到太庙里去。

又爷爷说姊姊是动静坐立皆是“美人”二字，我是如操兵。那我呢，仙枝又问。“你是农夫。”仙枝自又是一张仓皇的脸。可是仙枝的人真是厚朴啊，且这厚朴是直追三代两汉的那种正和悠远。我每写得自觉得意人也称好的文章，一到她面前便就一切无所遁形，屡屡懊恼自己为文的不够斋戒沐浴，待要半途抽下来不给她看也是不可能，便仙枝是善心诚实的，凡事全不迁就不妥协，好坏皆

直说得我每每恼了翻脸就走，可是总也是每有稿子必要通过仙枝那关方得安宁。

仙枝的做人是爷爷说的“为人不为己”，可是她这一痴处却又是难得知己的。威威初来台湾时讲起没见过昙花。仙枝家的昙花正好有一蓓蕾，当下便放在心上，开前的几天镇日守着，生怕不留神开了去，直到要开的那天，趁着傍晚前赶着送去。仙枝是个最省的，逛街买衣服的先决条件是先拣两位数字的价钱看，此时自然根本不可能坐出租车。正是放学下班时间，她一路拎着重如铁桶的花盆挤公交车，还要留神护那颤巍巍的花苞呢。一想到那个情景就要大笑几声，她就是这样的“不合时宜”，流浪奇女子，有时看看她也心疼，现就是个枯荒的台北市，怎么担得起她！起码得是个长安游侠儿啊，可是这仙枝的气魄，又是个泼辣大到不等你来心疼她，她自就来开出长安城，开出个汉唐风景的奇女子。想想也是真奇，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就在身边，待我晚上见了她定不要再斗嘴，好好端详她，虽然已经看了她三年面容长长的观音脸，但此时的心情是《诗经》里的话：“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九日